清史稿/卷3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九十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九十一 列傳一百七十八

► 卷三百九十二

倭仁 李棠階 吳廷棟

倭仁

倭仁，字艮峰，烏齊格里氏，蒙古正紅旗人，河南駐防。道光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歷中允、侍講、侍讀、庶子、侍講學士、侍讀學士。二十二年，擢詹事。二十四年，遷大理寺卿。文宗即位，應詔陳言，略曰：「行政莫先於用人，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。夫君子小人藏於心術者難知，發於事蹟者易見。大抵君子訥拙，小人佞巧；君子澹定，小人躁競；君子愛惜人才，小人排擠異類；君子圖遠大，以國家元氣為先，小人計目前，以聚斂刻薄為務。剛正不撓、無所阿鄉者，君子也；依違兩可、工於趨避者，小人也。諫諍匡弼、進憂危之議，動人主之警心者，君子也；喜言氣數、不畏天變，長人君之逸志者，小人也。公私邪正，相反如此。皇上天亶聰明，孰賢孰否，必能洞知。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，揣摩者眾，混淆者多，幾微莫辨，情偽滋紛，愛憎稍涉偏私，取捨必至失當。知人則哲，豈有他術，在皇上好學勤求，使聖志益明，聖德日固而已。宋程顥雲，'古者人君必有誦訓箴諫之臣'。請命老成之儒，講論道義，又擇天下賢俊，陪侍法從。我朝康熙間，熊賜履上疏，亦以'延訪真儒'為說。二臣所言，皆修養身心之要，用人行政之源也。天下治亂系宰相，君德成就責講筵。惟君德成就而後輔弼得人，輔弼得人而後天下可治。」疏入，上稱其切直，因諭大小臣工進言以倭仁為法。未幾，禮部侍郎曾國藩奏用人三策，上复憶倭仁言，手詔同褒勉焉。

尋予副都統銜，充葉爾羌幫辦大臣。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違其才，上曰：「邊疆要任，非投閒置散也。若以外任皆左遷，豈國家文武兼資、內外並重之意乎？」咸豐二年，倭仁复上敬陳治本一疏，上謂其意在責難陳善，尚無不合，惟僅泛語治道，因戒以留心邊務，勿託空言。候補道何桂珍上封事，言倭仁秉性忠貞，見理明決，生平言行不負所學，請任以艱鉅，未許。三年，倭仁劾葉爾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愛瑪特攤派路費及護衛索賦等罪，詔斥未經確訊，率行參奏，下部議，降三級調用。

四年，侍郎王茂蔭等請命會同籌辦京師團練，上以軍務非所長，寢其議。尋命以侍講候補入直上書房，授惇郡王讀。五年，擢侍講學士。歷光祿寺卿、盛京禮部侍郎。七年，調戶部，管奉天府尹事，劾罷盛京副都統增慶、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。及頒詔中外，命充朝鮮正使。召回京，授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同治元年，擢工部尚書。兩宮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謹，學問優長，命授穆宗讀。倭仁輯古帝王事蹟，及古今名臣奏議，附說進之，賜名啟心金鑑，置弘德殿資講肄。倭仁素嚴正，穆宗尤敬憚焉。

尋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調工部尚書、協辦大學士。疏言：「河南自咸豐三年以後，粵、捻焚掠，蓋藏已空，州縣誅求仍復無厭。朝廷不能盡擇州縣，則必慎擇督撫。督撫不取之屬員，則屬員自無可挾以為恣睢之地。今日河南積習，祗曰民刁詐，不曰官貪庸；祗狃於愚民之抗官，不思所以致抗之由。惟在朝廷慎察大吏，力挽積習，寇亂之源，庶幾可弭。」是年秋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疏劾新授廣東巡撫黃贊湯貪詐，解其職。

六年，同文館議考選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館肄習天文算學，聘西人為教習。倭仁謂根本之圖，在人心不在技藝，尤以西人教習為不可；且謂必習天文算學，應求中國能精其法者，上疏請罷議。於是詔倭仁保薦，別設一館，即由倭仁督率講求。復奏意中並無其人，不敢妄保。尋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倭仁屢疏懇辭，不允；因稱疾篤，乞休，命解兼職，仍在弘德殿行走。八年，疏言大婚典禮宜崇節儉，及武英殿災，复偕徐桐、翁同龢疏請勤修聖德，停罷一切工程，以弭災變，並嘉納之。十年，晉文華殿大學士，以疾再乞休。尋卒，贈太保，入祀賢良祠，謚文端。光緒八年，河南巡撫李鶴年奏建專祠於開封，允之。

初，曾國藩官京師，與倭仁、李棠階、吳廷棟、何桂珍、竇垿講求宋儒之學。其後國藩出平大難，為中興名臣冠；倭仁作帝師，正色不阿；棠階、廷棟亦卓然有以自見焉。倭仁著有遺書十三卷。子福咸，江蘇鹽法道，署安徽徽寧池太廣道，咸豐十年，殉難寧國，贈太僕寺卿，騎都尉世職；福裕，奉天府府尹。從子福潤，安徽巡撫。光緒二十六年，

外國兵入京師，闔家死焉。

李棠階

李棠階，字文園，河南河內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五遷至侍讀。二十二年，督廣東學政，擢太常寺少卿。會巡撫黃恩彤奏請予鄉試年老武生職銜，嚴旨責譴，棠階亦因違例送考，議降三級調用，遂引疾家居。文宗即位，复日講，曾國藩薦棠階醇正堪備講官，召來京。既而日講中輟，棠階以病未赴。

咸豐三年，粵匪北犯，河北土寇蜂起，用尚書周祖培薦，命治河北團練。棠階聯絡村鎮，名曰「友助社」。賊踞溫縣東河灘柳林，四出焚掠，棠階督團練擊之，村民未習戰，且無火器，殺賊數十人，卒不敵。會山東巡撫李僊率兵至，賊引去。賊自渡黃河，始知民間有備，稍稍牽綴。洎河北肅清，敘勞，加四品卿銜，賜花翎。

同治元年，詔起用舊臣，棠階應召至。上疏言：「用人行政，惟在治心。治心之要，莫先克己。請於師保匡弼之餘，豫杜左右近習之漸。暇時進講通鑑、大學衍義諸書，以收物格意誠之效。」又言：「紀綱之飭，在於嚴明賞罰。凡朝廷通諭諸事，務飭疆臣實力奉行，庶中外情志可通，而禍亂可弭。」兩宮嘉納焉。授大理寺卿。先是兩江總督何桂清僨事逮治，部讞從重擬斬決，廷臣有右之者，言部臣有意畸重，仍從本律監候。棠階疏謂桂清貽誤封疆罪大，不當輕比，非公論。後桂清卒伏法。連擢禮部侍郎、左都御史，署戶部尚書。召對，言：「治天下惟在安民，安民必先察吏。今日之盜賊，即昔日之良民，皆地方有司貪虐激之成變。為今日平亂計，非輕徭薄賦不能治本。然非擇大吏，則守令不得其人，亦終不能收令行禁止之效。」因極言河南亂事，及諸行省利病甚悉。命為軍機大臣，具疏力辭，弗許。二年，授工部尚書。

三年，江寧克復，論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大憨既平，上諭中外臣工以兢業交勉。棠階語恭親王及同直諸大臣，謂當設誠致行，久而不懈，勿徒以空言相文飾，王深然之。翼日召對，王反复陳君臣交儆之義，棠階與同僚繼言之，兩宮改容嘉納。尋調禮部尚書。太后命南書房、上書房諸臣纂輯前史事蹟，賜名治平寶鑑，命諸大臣進講。棠階因講漢文帝卻千里馬事，反复推言人主不宜有所嗜好，以啟窺伺之端。自是每進講必原本經義，極論史事，歸於責難陳善。四年，恭親王被劾退出軍機，棠階謂王有定難功，時方多故，不當輕棄親賢，入對，力言王非有心之失。會惇、醇兩王亦奏言奕訢不可遽罷，乃復命入直。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棠階以朝廷賞多罰少，疆臣每存藐玩，上疏極言其弊，於是

有申飭直省督撫之諭。

棠階自入直樞廷，軍書旁午，一事稍有未安，輒憂形於色。積勞致疾，十一月，卒，年六十八。上震悼，遣貝勒載治奠醊，賜金治喪，贈太子太保，謚文清。

棠階初入翰林，即潛心理學，嘗手鈔湯斌遺書以自勗。會通程、硃、陸、王學說，無所偏主，要以克己復禮、身體實行為歸。日記自省，畢生不懈。家故貧，既貴，儉約無改。嘗曰：「憂患者生之門。吾終身不敢忘忍飢待米時也！」

吳廷棟

吳廷棟，字竹如，安徽霍山人。道光五年拔貢，授刑部七品小京官，洊遷郎中。廷棟少好宋儒之學，入官益植節厲行，蹇蹇自靖。咸豐二年，京察一等。時侍郎書元兼崇文門副監督，獲販私釀者三十六人，承審者以漏稅擬滿杖。已而覆訊得書元家人詐贓狀，部臣據以入奏。文宗疑書元孤立，降旨切責，會廷棟召對，上詢是獄。廷棟從容敷奏，且詳陳治道之要，言利之害，君子小人之辨，上首肯，獄竟得解。因詢廷棟讀何書，廷棟以程、硃對。上曰：「學程、硃者每多迂拘。」對曰：「此不善學之過。程、硃以明德為體，新民為用，天下未有有體而無用者。皇上讀書窮理，以裕知人之識；清心寡欲，以養坐照之明。寤寐求賢，內外得人，天下何憂不治？」上韙之。

尋出為直隸河間知府。粵匪北犯畿輔，廷棟練民兵巡防，民倚以為固。內閣學士勝保督師至河間，責供張甚急，知縣王灴迫於應付，自刎不殊。廷棟詣大營陳其事，勝保矍然，飭部下聽命。連擢永定河道、直隸按察使。以河間京師門戶，廷棟善守禦，得民心，仍留知府任。四年，軍事定，乃之按察使任。六年，遷山東布政使。時部臣奏請畿內賦稅兼收大錢鈔票各三成，上下交病，總督譚廷襄不敢言。會廷棟入覲，面奏：「大錢鈔票實不流通。立法必先便於民方可行，必先信於民方能久。今條科太多，朝夕更改，國家先不能自信，何以取信於民？」上首肯者再。既而廷襄入朝，遂奏罷前議。山東吏治久窳，廷棟獎廉懲貪。方議海口立局收貨捐，持不可。八年，坐奏銷遲誤，降補直隸按察使。十一年，復調山東。同治二年，入為大理寺卿，尋擢刑部侍郎。

三年，江南平，廷棟上疏，略曰：「萬方之治亂在朝政，百工之敬肆視君心。事不貴文，貴其實；下不從令，從所好。夫治亂決於敬肆，敬肆根於喜懼。自古功成志遂，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，宦寺有乘其喜而貢諂媚者矣，左右有乘其喜而肆蒙蔽者矣，容悅之

臣有因此而工諛佞者矣，屏逐之姦有因此而巧夤緣者矣。諂媚貢則柄暗竊，蒙蔽肆則權下移，諛佞工則主志惑，夤緣巧則宵小升。於是受蠱惑，塞聰明，遠老成，惡忠鯁。從前戒懼之念，一喜敗之；此後侈縱之行，一喜開之。方且矜予智，樂莫違，逞獨斷，快從欲，一人肆於上，群小扇於下，流毒蒼生，貽禍社稷，稽諸史冊，後先一轍。推原其端，祗一念由喜入驕而已。軍興以來，十數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，即倡亂之奸民，何一非朝廷赤子？大兵所加，盡被誅夷。皇太后、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，必有哀矜不忍喜者。況旗兵乏食，根本空虛，新疆缺餉，邊陲搖動。兼之強鄰偪處，邪教肆行，豈惟不可喜，而實屬可懼。假使萬幾之馀，或有一念之肆，臣工效之，視彰癉為故事，輕告戒為具文，積習相沿，工為粉飾，將仍成為叢脞怠荒之局矣。是非堅定刻苦，持之以恆，積數十年恭儉憂勤，有未易培國脈復元氣者。夫上行必下效，內治則外安，而其道莫大於敬，其幾必始於懼。懼天命無常，則不敢恃天；懼民嗇可畏，則不敢玩民。懼者敬之始，敬者懼之終。大智愈明，神武愈彰，紹祖宗富有之大業，開子孫無疆之丕基，是皆由皇心之懼始而敬成也。易曰：'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，懼以終始，其要無咎。'詩曰：'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！'可弗以為永鑑歟？」疏上，優詔嘉納，命存其疏於弘　　德殿以備省覽。皇太后召對時，諭曰：「皇帝衝齡踐阼，國家大事，汝宜直言無隱，以無負先帝知遇。」廷棟感激出涕。五年，以衰病乞休，許之，歸寓江寧。十二年，卒，年八十有一。遺疏入，詔褒其廉靜自持，賜卹如例。直隸、山東皆祀名宦祠。

廷棟學以不欺為本。官臬司時，畿輔連有逆倫獄，總督慮一月頻入奏幹上怒，廷棟曰：「此吾儕不能教化之過，待罪不暇，敢欺飾耶？」及去官，僑居清貧，不受餽遺。著有拙修集十卷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倭仁晚為兩宮所敬禮，際會中興，輔導衝主，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間，當時舉朝嚴憚，風氣賴以維持。惟未達世變，於自強要政，鄙夷不屑言，後轉為異論者所藉口。李棠階、吳廷棟正色立朝，不負所學，翕然笙磬同音，而棠階尤平實持大體，可謂體用兼備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